



坚守和传承 一个基层老中医的

□作者:袁兵 赵国庆

十年前,从街头巷尾、茶余饭后的闲谈中,听闻滁州有一位老中医夏传发,他不仅医德高尚、医术精湛,而且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传承中医文化,推崇“逍遥以针劳,谈笑以药倦”的理念,以“服百病之方,治百人之疾”深受百姓认可。于是便产生了一探究竟的念头。然而他为人谦虚低调,我们数次拜访都未果。直到最近,夏老中医终于同意见面。

言,让人听得懂,记得住。多年来,为了弘扬中医传统文化,他还不定期前往社区、街道、乡镇及各县市义务普及中医知识和卫生常识。

他还积极参与义诊等社会公益活动。自1988年以来,夏传发已连续为周边的县市区近千个家庭免费看病,并连续多年在“冬病夏治”期间,坚持免费为辖区居民贴敷“三伏贴”,义务为居民传授中医保健和养生知识,他的善举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。

见面结束时,夏传发说:“作为一名医生,看到每一位被治愈的患者脸上露出的笑容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,我的肩上有着义不容辞的医德责任。”说到这里,夏医生的脸上充满了自信和幸福的笑容……

立志从医终如愿

夏传发热情接待了我们。初见之下,他满面红光,声如洪钟,谈吐儒雅,与我们想象中的须发皆白的老者形象大相径庭。实际上,他已年过古稀,但是看上去不过六十岁左右,人称“老”中医,更多是出于对他医术高明、医者仁心、平易近人的尊称。

夏传发1955年出生于南谯区腰铺镇一个贫困的小山村。自幼聪颖伶俐,心地善良。尽管家境贫寒,父母仍竭尽全力供他读书。他从小体弱多病,上学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,但即便如此,他依然门门功课优秀,顺利读完高中。

身处穷乡僻壤,夏传发从小目睹了当时乡亲们缺医少药的困境,加之自己也体弱多病,便自幼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。高中毕业后,他在一位江湖郎中门下学医,几年的学习让他掌握了一些医治小病和外伤疼痛的本领。一次,他见到一位颤颤巍巍的农村老妇人,卖了一篮鸡蛋仅得5元钱,却要买5片膏药治疼痛。夏传发心生怜悯,建议她先买2片试试,并免费为她按摩。不料师傅得知后大怒,斥责他“送上门的钱都不要!”并打了他一巴掌,夏传发含泪离去,但这一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学好医术、救死扶伤的信念。

不久他又拜全椒县一位老中医为师。这位老中医见他品性纯良、勤奋好学悟性高,便从《汤头歌》《药性赋》教起,随后让他熟读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杂病论》等中医典籍。夏传发白天跟师傅看病,学习针灸、拔罐、熬药、采药;晚上刻苦钻研理论,并对白天的经历进行复盘,遇到不明白的,第二天便向师傅请教。面对虚心好学的弟子,师傅满心欢喜手把手调教。日复一日的努力终得回报,他的医术日益精进。

1984年,夏传发考上了乡镇卫生员;1988年,通过了当时滁县地区卫生局中医专业考核;为了系统地掌握基础理论知识,1994年,夏传发通过自学考试进入了安徽中医学院,以优异成绩拿到毕业证书,并已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执业主治医师。

弘扬中医为己任

夏传发常年扎根在基层一线,对一些基础性疾病、常见病的治疗积累了一定的经验,但他从不藏私,乐于把经验与同行分享,在中医圈内深受好评。夏传发每年都会参加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研讨会,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同行们进行交流,讲述自己在行医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困惑。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他还自编教材,将深奥的中医理论,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

文化动态



“凤阳花鼓”亮相 央视《非遗里的中国》

5月10日晚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打造的大型文化节目《非遗里的中国》安徽篇在央视一套首播,30多项国家级、省级非遗项目精彩亮相。其中,滁州的凤阳花鼓惊艳登场,向全国观众展示了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艺术魅力。

“左手锣、右手鼓,手拿着锣鼓来唱歌……”当欢快悠扬的风阳花鼓歌声响起时,安徽篇的序幕缓缓拉开。节目由凤阳花鼓省级非遗传承人、滁州学院音乐与教育学院

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高静,音乐与教育学院副教授杨尚翡带领16位大学生共同演绎,歌曲旋律轻快,舞步轻盈优雅,65秒时长的表演让人眼前一亮,满满的韵味让非遗绽放新光彩。

凤阳花鼓又称“花鼓”“打花鼓”“花鼓小锣”“双条鼓”等,是一种集曲艺和歌舞为一体的民间表演艺术,有“东方芭蕾”的美誉,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。

(徐敏)

涧水不语 龙潭独坐

□作者:薛慕冬

南京太仆寺效果图

龙潭:是滁州南京太仆寺景区的一汪水潭,现称龙潭,又称柏子龙潭,滁州十二景中亦称柏子灵湫潭。因含矿质,潭深水黑,又常有不明物翻腾搅动,人们即传为神龙藏身之处,故名之曰龙潭。宋朝起,每逢旱时便有在龙潭祭祷“神龙”求雨的民俗,后南京太仆寺在此兴建,朱元璋曾御制《祭柏子潭神文》,在柏子龙潭前建亭,亭内设御碑,并下令疏浚龙潭,在潭周围建楼。王阳明曾在滁州任南京太仆寺少卿,与太仆寺署近在咫尺的龙潭,是阳明先生率弟子们生吟诵圣贤经典、讲学修学的地点之一。

文化中国行

已是仲春。鹁鸪隐居于茂密的春林里,用它那圆润、甜美、引人入胜的歌声迎接着山行的人们。成群结队的画眉如同迎亲队伍似的蹲伏在枝头草尖。梧桐树、榉树、琅琊榆都仿佛被自己的伟岸和不羁深深陶醉着。我行走于南京太仆寺内的梧桐冈上,不时看到洋槐树花开得如同满天繁星,在这个春天的晌午时分,散发着独特的芳香。在参差不齐的山峰的陪伴下,我一路拾级而上,不一会儿,就来到了位于山顶的龙潭边。

龙潭已干涸,再不见水光潋滟。池底和池畔,长着这个春天的各种植物。有匍匐在地的天竺苜蓿,有绽放着紫色花朵的野豌豆花,有攒聚在乱石周围的野竹,有直耸云天的榉树,昔日的龙潭,显然已经成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植物王国。我在一块古老的

石头上坐了下来。不远处的梧桐树,高大优雅,坚韧刚硬,旁逸的枝丫和垂挂的叶簇,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赞美。这枝繁叶茂,静锁一山春色的美丽的生灵,似乎只要喊一嗓子,它就可以奔跑起来。一直奔到大明王朝;奔向明正德九年,1514年那个春天;奔向那个在春日的夜晚,久久盘桓于此的王阳明先生。

是的那一年,王阳明担任南京太仆寺卿。公务之余,他最乐于去做的,就是跟弟子、朋友们一起,游览琅琊山,这是一座因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而闻名遐迩的精神高地,以及醉翁亭、丰乐亭、琅琊寺、龙潭等名胜古迹。随时随地和大家相互切磋,相互琢磨。伫立在大丰山巅,远处不断退缩着逗引着大家的地平线训练出大家高瞻远瞩的气度,而汨汨流淌的琅琊溪和源源



柏子潭古图

不断的风吟,让大家把琅琊山和这些词语建立了精神上的联系,比如,高大、挺拔,活力,坚韧,刚毅。对于中国人来说,山属阳,阳刚、坚硬、明亮。水属阴,柔软、温润、幽暗。

更多的时候,王阳明喜欢在龙潭附近活动。因为,这里离他的办公地点南京太仆寺官衙很近,可以说,就是他的后花园。龙潭,又叫龙池,又被称为柏子潭,柏子龙潭。位于丰山东南,离琅琊山主峰也很近。“潭在深谷底,延袤亩余”。据传,龙潭原本是汉代人采铜留下的矿坑,潭中水呈深黑色,给人以神秘感。潭旁边有“柏子龙潭庙”,又名“五龙君祠”,为北宋乾德四年(966年)滁州知州高保绪所建。自宋代始,每年六月初六,当地人都会前往祭祀神龙。宋代欧阳修做滁州知州时,曾作《柏子坑赛龙》记其胜景:明朝老农拜潭侧,鼓声坎坎鸣山隅。可以想见,当时的盛况。所以,这个龙潭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。

当然,让王阳明更感兴趣的是,龙潭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有一段不解之缘。元至正十四年(1354年),朱元璋率军攻占滁州。秋旱连着冬旱又连着春旱,滁州的老百姓急需一场雨。朱元璋体恤老百姓,亲自挽弓向龙潭中射了三支箭,祈请“神龙”三天后下雨,三天以后,一场瓢泼大雨如期而至,解了百姓的燃眉之急。明洪武九年(1376年),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没有忘记龙潭的有求必应,“敕有司建祠”;洪武十八年(1385),朱元璋再次下诏在潭前建亭,亭内安放御制的“柏子潭神龙效灵碑”。王阳明在滁州时,龙潭已经是一处山间名胜之地。所以王阳明和他的数百弟子们才会隔三五五在这里围潭而坐,诵读经典,歌之舞之。

《王阳明年谱》记载:滁山水佳胜,先生督马政,地僻官闲,日与门人遨游琅琊、濮泉间。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,歌声震山谷。诸生随地请正,踊跃歌舞。旧学之士皆日来臻。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。又是一个满月的夜晚,王阳明和他的一众弟子围坐在龙潭四周,大家席地而坐。龙潭的水面全都是白化花的月光。团团的圆月在水面上载浮载沉,时不时地被微微在动荡的水弄成椭圆形。不知哪一个调皮的弟子,往水里扔了一个石子。那一轮明月随即被冲散。但是,月亮不久又恢复原样。水面的圆依旧保留着,而且不断扩大以至于虚无。此情此景,王阳明给了自己一个微笑。

弟子们逐渐散去。王阳明独自留了下来,他觉得不能辜负这美好的月色。于是,他先是在龙潭周遭转了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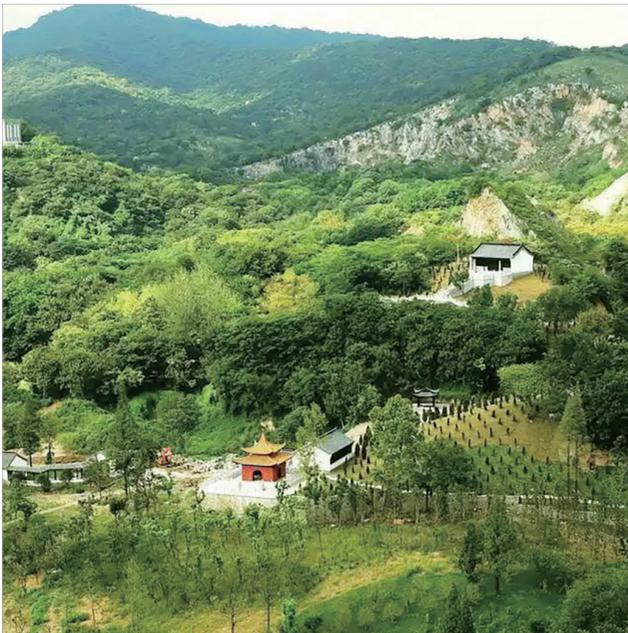
圈,然后坐在龙潭上面的一个天然的石洞门口。这个石洞后来被命名为阳明洞。明月在天,也在龙潭深处,不远的流水潺潺,一阵阵花香在他的鼻端流连忘返,松风流连在他的耳畔,草露落在他的眉间心上,一团月光惊醒了打盹的鹁鸪鸟,于是,这只鸟一边唱着歌一边飞向了深山更深处。看着龙潭里的水光潋滟,王阳明忽然想起了孔仲尼在山谷中抚琴鼓琴《猗兰操》的场景。又联想到命运多舛,半生蹉跎的自己,感慨万千,于是,随口吟出了一首诗:何处花香入夜清?石林茅屋隔溪声。幽人月出每孤往,栖鸟山空时一鸣。草露不辞芒履湿,松风偏与葛衣轻。临流欲写骚兰意,江北江南无限情。

首联颌联颈联描写春天的夜晚琅琊山龙潭周遭澄澈宁静的自然景观。清幽淡雅的花香不知从何处飘来,潺潺的溪水在不远处汨汨流淌,鸟儿偶尔发出平平仄仄的鸣叫更衬托出山中静寂。草上露水自在滴落,松间清风自在来往,林中众鸟自在歌唱。诗的尾联,笔锋突起,“临流欲写猗兰意”,点出两千年前孔老夫子之抚《猗兰操》。孔子周游列国后,自卫国返鲁国,路经一条山谷,见隐谷之中香兰独茂,与众草为伍,因而感伤自己生不逢时,英雄无用武之地。遂鼓琴即兴演奏一曲直抒胸臆,这就是《猗兰操》。此时的王阳明虽然已经结束在贵州龙场的贬谪生活,被朝廷起用,但所任乃是督理马政的闲差,在远离权力中心的滁州,地僻官闲,是难以建功立业的。这对立志于内圣外王的他说来自然有太大的失落感。但是,江流浩渺,天高地阔,大美河山又让王阳明抑郁的心情豁然开朗,深沉的家国情怀一览无余。整个这首诗既有苦闷,也有超脱,更有自己的拳拳之心。

此刻,我独自坐在古老的龙潭边。阳明洞已是山草萋萋,山树巍巍。只有两只陌生的鸟儿,在池底的榉树上制造爱情。三只麻雀似乎撞破了龙潭的秘密,浅笑着在池底的草丛间玩着拼图游戏,试图用陈旧的落叶,组成一张面孔,王阳明的,抑或它们自己的。而我,任春风吻上我的脸,和手,和灵魂。没有人把我当作隐士,我默默地在等待。恍惚间,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我不知道是王阳明,还是那些麻雀。他们的脸围绕着我,不断地转动。如同许多年前那个夜晚水流的声音。我心里很清楚,当一切都干涸,最终幸存的一定是他们的历史回音,而不是我的记忆。



南京太仆寺衙署



龙潭上的梧桐冈